

## 讲台上的重阳

■ 劳小颖

“老师，重阳节一定要写登高吗？”下课铃响前，一个穿工装实训服的学生，一边收拾电工课本一边问我，语气里带着犹豫。仿佛在他眼中，这个古老节日与手边的螺丝刀、电路图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不写登高插茱萸也行。”我笑了笑，“你可以写写昨天给父母打的电话，记忆里阿婆蒸的松糕，甚至你现在最想为家里老人做的一件事。”

记忆里的重阳，是从祖母的灶台开始的。蒸笼整夜吐着白雾，糯米香混着柴火气，把老屋熏得暖烘烘的。

晨光里的宝山公园，街角刚出炉的拖罗饼，祖母灶台蒸腾的白雾——这些记忆像化州橘红的经络，早已长进我的血脉里。

这些年见过不少热闹节庆，却始终觉得，化州的重阳最是熨帖。它不在喧闹的排场里，而在邻居相赠松糕时眼角的笑纹中，在罗江秋月那轮特别清朗的月光下。

这份独有的温情，胜过世间所有华丽的仪式，让我年年此时，总要一遍遍回想。

三十三年了，粉笔灰沾在袖口的感觉还像昨天一样真切。

那是我从师范毕业的头一个秋天，分配在化州南隅的乡镇中学。教室的窗也关不严，山风裹着稻穗焚烧的气息灌进来。重阳前，远山一层层地染上赭色，村民们捧着竹篮，沿着山脊线缓缓移动，像去赴一个千年的约。

那些年的重阳，总有学生悄悄在我桌上放些心意——还沾着泥的花生，带着露水的番石榴。阿强塞给我两个橘红果，小声说：“老师，重阳该吃这个的。”手指还带着果园的清冽。

晨读时，他们用化州土话念诗，平仄跑调得可爱。我站在讲台上忽然明白：我教他们平仄对仗，他们却教会我，诗不在书里，在刚摘的橘红果上，在沾着泥土的花生里。

后来，我走进了电大的天地。彼时的电大，本身便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容纳着中职的学子与求知的成人。我的重阳，开始变得复杂。与成年学生论及“悲秋”，字句背后，是他们具体的人生况味。

那跑运输的电大学员，有天下课追出来，在走廊昏暗的灯下叫住我。

“劳老师，”他声音有些哑，“你讲的‘月是故乡明’，我懂。”他说半夜开车经过老家村口，看见了盏灯笼亮着。“就那一点光，让人知道还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被风吹日晒晒糙了脸汉子，说完这话，眼神一下子软了下来。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2013年，电大、职中、技校、化师四校合并，全部搬到下郭区新建的学校。学校挂着两块牌子——同一座校园，两重天地。我的身份，也随之在职校语文教师与开放大学文学教师之间自如转换。

在职校的语文课上，面对这些即将与机械图纸、电路板打交道的年轻人，我试着把

重阳化进生活里。问他们：“除了登高，还能给老人做些什么？”答案格外实在——修好漏水的插座，教会视频通话，或是默默记下爷爷奶奶爱吃的菜。

那篇《化州的秋味》发表后，几个学生犹犹豫豫地围过来。“老师，”一个女生小声说，“我奶奶也会做这种松糕。”她顿了顿：“可我们这辈，没人学得会了。”

这话像颗种子，悄悄发了芽。后来便有了“寻味化州”的活动——让孩子们回去跟长辈学做那些快要失传的糕点。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个学厨艺的男生，他竟把阿婆凭感觉的手艺，一一换算成精确的克数与分钟。

实训室里，蒸笼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孩子们年轻的脸庞。我忽然明白，所谓文脉相传，不过就是让老味道在新厨房里继续飘香。

周末的开放大学课堂总是格外安静。台下的学生大多人到中年，指尖还留着劳作的印记。那天讲到“莼羹之思”，话音未落，就看见好些人轻轻点头——这些常年在珠三角打工的游子，眼神里都藏着一路回家的路。

下课了，那个在东莞打工二十年的学员迟迟不走。他哽咽着：“万里悲秋常作客，说的就是我们啊。”暮色里，他转身赴最后一班去工厂的车。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忽然明白：诗词不是尘封的老古董。当它在异乡人的叹息里复活，便成了照亮现实的光。

重阳又到了，我带着中职班学生去了城里最后一家老糕饼铺。七十多岁的老师傅手还是那么稳，糯米在他指间翻飞，蒸汽朦胧了皱纹。

有个学生看了很久，轻声说：“我奶奶也会这么作，她总说没人愿意学了。”

作坊里热气袅袅，他那句话，沉甸甸地落进每个人心里。

回去的路上，学生们格外安静。我知道，此次的见闻正在他们心中发酵。

回到学校，我接到一个特别的电话。是二十多年前在电大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广州工作。他说每年重阳都会想起我教的诗，想起化州的拖罗饼。今年不能回家，特意托我代他买一些送给家里的老人。

挂了电话，窗外的罗江还在静静地流。三十三年了，我从乡镇教到县城，粉笔灰染白了双鬓，也看着一代代化州人，在机器的轰鸣声里悄悄守护着最长的。

秋风捎来实训车间的金属声响，那个问我问题的学生正伏案写字。我知道他写不出“遍插茱萸”的句子，但他笔下奶奶的松糕、父亲的叮嘱，何尝不是另一种诗篇。

粉笔灰落在教案本上，细白的一层。年年重阳，都是这般模样。

此刻浮现眼前的，不是古人诗句，而是化州老街刚出笼的松糕热气，是学生听讲时微蹙的眉，是那些悄然传递了千百年的心意。

这便是我——一个教书人的重阳了。

## 袂花江的重阳灯，照着祖母的糖橘香

■ 林坤源

檐角的桂花又落了一层，细碎的金瓣飘落在袂花镇老屋的青石板上，混着巷口糖水铺的番薯香、桥边炒米饼摊的焦香，还有袂花江上漫来的湿润水汽——这是重阳独有的、勾着人回忆的烟火气。母亲坐在天井藤椅上挑拣红枣，阳光穿过骑楼雕花窗棂，把她鬓边银丝染得透亮：“今天重阳，蒸糕要赶早，赶圩、放灯都不能误。”她的笑颜像极了小时候，我攥着祖母的蓝布包袱，踮脚够橱柜里的重阳糕时，祖母望向我的模样。那时她总用沾着面粉的手刮我鼻尖：“急什么，坤仔？糕要带着去圩上给三婆，还要留着就着河灯吃。”

记忆里的袂花重阳，是从田埂的野菊香与祖母的呼唤开始的。天刚蒙蒙亮，祖母就捧着那只绣着淡紫袂花的蓝布包袱出门，见我揉着眼睛跟在身后，便放缓脚步，回头喊：“坤仔，慢些走，田埂滑，别摔着。”我小跑着跟上，踩着露水往袂花河堤岸去。堤上的野菊开得泼辣，金黄的花瓣沾着河水的凉，风一吹，香气能飘到镇西头。“田埂菊最清，蒸糕不腻，熬酱也香。”祖母一边采菊，一边从兜里摸出一颗糖橘——是昨天赶圩时特意给我留的。橘皮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来，坤仔，先吃颗糖橘开开胃，采完菊咱们去赶圩。”我剥着糖橘，橘瓣的甜混着野菊的香，再裹上祖母唤“坤仔”时的温软乡音，成了重阳清晨最鲜活的滋味。

采完菊，祖孙俩往袂花桥赶。重阳的圩日是全镇的盛会，桥两头的摊位从这头排到那头，扎河灯的阿婆手指翻飞，竹篾转眼就成了莲花灯的骨架；卖糖画的老人握着铜勺，糖浆在青石板上流淌，转眼就是一条尾巴的鲤鱼。我赖在糖画摊前不肯走，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的糖浆，祖母就笑着掏钱：“给坤仔做只龙灯，咱们娃要像龙一样精神。”糖画做好时，老人用竹签挑起，递到我手里：“小朋友，拿好咯。”祖母在一旁补充：“他叫坤仔，谢谢阿伯。”我举着晶莹的糖龙，像提着一串会发光的甜，跟在祖母身后，听她和摊主们熟捻地打招呼，偶尔回头喊我：“坤仔，别走远，跟紧奶奶。”

回到家，母亲已用袂花江的水把野菊泡开，灶上的铁锅冒着热气，糯米粉和着糖水揉成团。祖母搬来小板凳，坐在天井边剥山植，身旁是阿公编的竹篮，篮沿刻着小小的“菊”字。我趴在她腿上看着她熬酱，冰糖撒进锅里，和山植一起咕嘟咕嘟冒泡，甜香引得隔壁阿明趴在院墙上喊：“阿菊奶奶，酱好了没？”坤仔，先低头拍了拍我的背：“坤仔，去喊阿明进来等，糕蒸好一起吃。”我蹦跳着跑出去，回头时，正看见祖母用那把黄杨木小勺舀了点刚熬好的酱，对着阳光看了看，嘴角带着笑——那把小勺是阿公用袂花江的木头做的，木柄上仿佛还留着他刻东西时的温度，就像祖母喊“坤仔”时，掌心传来的暖意。

糕蒸好时，热气裹着野菊香漫满老屋。母亲在糕面撒上勒杜花，细碎的花瓣像星星落在米白的糕上。祖母把熬好的山植酱装进瓷罐，又切了块最热的糕，抹上厚厚一层酱，递到我手里：“坤仔，快尝尝，是不是和去年一个味？”我咬下一大口，糯米的软、野菊的清、山植的酸在舌尖化开，刚想说“比去年还甜”，就听见祖母对母亲说：“等下给三婆送糕，记得喊坤仔一起，她总念叨这娃。”

傍晚的袂花江最是温柔，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阿公从田里回来，扛着锄头，手里握有几支芦苇，见了我就笑：“坤仔，走，咱们去放河灯。”祖母早把圩上买的莲花灯摆好在堤岸，见我跑过来，就把灯递给我：“来，坤仔，把这片菊瓣放进去，奶奶教你点蜡烛。”她握着我的手，慢慢点亮烛芯，火苗跳动时，她轻声说：“坤仔，许个愿吧，河灯能把心愿带给月亮。”我捧着灯，轻轻放进江里，看着它顺着水流漂向远方，祖母站在我身边，轻声唤：“坤仔，你看，灯漂得多远，咱们的心愿就能走多远。”

如今祖母和阿公都已远去，袂花镇的重阳依旧循着旧时光的轨迹。我学着祖母的样子，清晨去田埂采菊，赶圩时买两盏莲花灯，给三婆的孙女送糕时，她会笑着说：“坤仔，你奶奶以前总说你爱跟在她身后讨糖橘。”蒸糕时，我会切一块抹上山植酱，仿佛还能听见祖母的声音：“坤仔，尝尝甜不甜。”傍晚放河灯时，我也会轻声唤自己的小名，像祖母当年那样：“坤仔，别怕，奶奶的祝福还在灯里呢。”

糕蒸好了，我切下一块递给母亲，她咬了一口，眼里泛起湿润的光：“和你奶奶在一个味道，连喊‘坤仔’的语气都像。”窗外，袂花河的圩日还没散，卖糖画的吆喝声隐约传来，河面上的莲花灯像撒了一河的星星。风里飘来桂花与野菊的香气，我忽然明白，祖母从未走远——她藏在“坤仔”这声亲昵的呼唤里，在糖橘的甜里，在河灯的光里，陪着我岁岁重阳，岁岁温暖。



古丁梯田惹人醉

黄诒高 摄

## 重阳秋韵

■ 张士亮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当秋的使者携风带雨轻轻叩开秋天的大门，秋天便伸开双手，满心欢喜地接纳，秋的韵味便悄悄地开始酝酿。洋溢着秋日里独特而沁人的味道，重阳也翩然而至。

当清晨的薄雾还柔柔地在山上缠绕成纱，我便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山脚。我闭目凝神，这轻柔如少女挚爱的膜霜般敷在我脸上，让我瞬间酥麻。我伸出双手，轻轻捧起这薄如蝉翼的轻纱，它们就在我的手上款款的游走，飘忽不定，不时还回眸与我对我视，见我柔情似水，于是也放心地缠绕在我的双肩、我的脖子、我的额头，如似胶似漆的情人，你依我依，缠缠绵绵。

拾级而上，间植在松涛里的枫树，是秋的信使，满眼的红影，无不在诉说秋的到来，红的欢歌、秋的沉淀。那一簇簇的火焰，恰又将重阳这个美好的节日映照得如此热烈，如此奔放，如此勾人心弦。

穿过松林的风，似不经意间带了一把把梳子，转而顺顺滑滑地梳在了枫树的头上，一丝丝、一缕缕，枫树婉极了乖巧听话的孩子，甜甜地依偎在风姐姐香香的肩膀上，让风姐姐把自己装扮成俏丽无比的人儿。尽管风姐姐婉约温柔，红透的霜叶还是忍不住淘气起来，想要和她来一场捉迷藏，飘飘悠悠在半空中打着旋儿，悄悄地躲藏在风姐姐的背后，转而又藏在枫树的脚下。

林间传来了一群天使银铃般的声音。嗨，他们也够早的呀！来拥抱这迷人的晨曦，来融入这浓浓的重阳，来赴一场秋日的千年之约。小小的身影活跃在枫树下，呼朋引伴，拉起手来，拥抱着粗壮的枝干，小心翼翼地捡起一片片带了朱红、棕红、褐红的枫叶，天真地仰起头，把枫叶置于眼前，让它们和湛蓝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这缤纷的枫叶也为单调的天空涂上了浓抹的一笔。

那曾被孩子挑到手里，仰望过天空的叶子，继续着以另外一种方式寄存于天地之间，它们或许成为孩子们阅读的书

签，或许被串成长长的风铃，或许被牢牢地粘在精致的“秋之韵”手工作品上，亦或许被作为神圣的礼物献于可敬的爷爷奶奶。

半山腰的小径旁，散落在草丛里的野菊，这时候一门心思地怒放着，零星地点缀着大地的毛孩子。它们在这微微的寒风中，携起毛孩子的手，笑着，闹着，舞动着绚丽的花瓣。在尽情扭动着腰肢的野菊面前，毛孩子仿佛成了一群祥和和睦的老人，正端着一张张写满风霜的脸，在这个被赋予了“敬老”内涵的节日里，接受野菊的厚重献礼——一曲曲年轻、激情的青春舞曲。在舞曲稍停顿的间隙里，还来不及个半世纪的凝视——我曾是你，你终将是。

不觉间来到了山顶，视野豁然开朗，迂回的观景长廊早已挤满人群。原来人们也喜欢到户外寻觅秋的痕迹，也喜欢到山顶来捕捉重阳的诗意。几位老人在铺子的石桌上品起茶来，悠然自得，不急不躁，谈笑风生。壶嘴喷出的雾气袅袅上升，顿时茶香四溢，勾人食欲，岁月似在此刻停滞不前。谈笑间，不经意提起了秋的往事，也提起了重阳往事，仿佛这一幕幕就在眼前，于是眉宇间堆满回味、留恋、心满意足。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得此清静，得此闲情，得此享乐，夫复何求？

依凭栏杆，极目远眺，山脚景色尽收眼底，安安静静地躺在聚宝盆的稻田像一块块金色的地毯，微风拂过，漾起了起伏的波浪。收稻机轰隆的响声隐隐传来，正诉说着一年的丰收盛况。收完稻子，老爷爷奶奶就心安了吧？收完稻子，丈夫们离归家的日子就不远了？收完稻子，团聚在农家小院就近在咫尺了吧？

恋恋不舍下山去，这番重阳秋韵却早已刻在了我心上。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重阳雅集(外一首)

■ 孟夏

重阳是遍插茱萸的思念  
夜霜覆满重檐  
茱萸寒露凝作玉坠  
所有未寄的锦字  
缀在九秋未央

依日能采撷天边启明  
重阳是一幅斑斓的山水画  
雁字蘸霜绘就  
樵径隐现楸石间  
忽有泉声破墨  
染湿旅人青衫

重阳是不惧岁月流逝的从容  
任鬓边堆满漠漠烟  
心间仍荡漾着  
半亩未凋的春水  
一塘白鹤梳翎的涟漪

登高望远的日子  
一阙被菊花点亮的怀乡辞  
良辰美景纵然虚度  
也不可辜负

重阳是踏破青山的豪情  
竹杖点过苍岩  
便惊起蛰伏的龙吟  
纵使云海淹没了来路

年复一年 登高的脚步  
沉重不过无眠的乡愁  
渐渐衰退的视力 远眺不了  
落满风霜的家乡

秋风散乱 草木失色  
最好还是独酌  
不插茱萸 不赏菊  
桂花酒微微泛苦  
微醺时 天涯即咫尺  
异乡 也是故乡

### 重阳记

九月初九 一个被安排用来

### 第六十一章

-2-

张松东和金福商定的“上中下”三策中，上策是直接阿聪灭口；中策是设法把他弄出国外；下策则是用致残使其丧失精神失常。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张松东再下狠心决定采用上策。他非常了解阿聪的习性——几乎每晚都泡在卡拉OK厅，最常去的就是帝豪酒店。

树脂总厂爆炸案后，张松东依约付给阿聪二百万元酬劳。手握巨款的阿聪愈发纵情声色，终日呼朋唤友，在帝豪酒店的“皇帝厅”里纸醉金迷，乐不思蜀。

柯金福返回江南的当晚，便按张松东的安排，扮成帝豪酒店专职电工潜入播放包厢歌曲的总机房。

只见一个瘦小伙正闭眼晃脑，跟着港台歌曲哼唱。柯金福从后侧轻拍他的肩膀，待其睁眼后亮出伪造的警官证，冷声道：“据群众举报，皇帝厅里有吸毒。请你配合，间歇性造成那边的视频和点歌故障，方便我取证。能配合吗？”小伙子连连点头：“能配合！”

就这样，柯金福以电工身份频繁进出皇帝厅。这个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包厢里，面对大屏幕的U型沙发外围坐着一群青年男女，茶几堆满各款各色的酒。女子袒胸露背，男子左拥右抱，有人划拳，有人摇骰，个个嘴里叼着香烟，粗话与调笑混在污浊的空气中。

第五次进入皇帝厅假装修理点歌器时，一个穿花衬衫、留长发的青年猛地摔碎啤酒杯，破口大骂：“xxx！你们酒店还让人玩不玩了？！”柯金福早已从张松东提供的照片中牢记阿聪相貌，定睛一看正是此人，忙堆笑赔罪。总机房小伙子依令很快恢复设备，柯金福再借监控之名继续留守现场。

片刻后，阿聪起身去洗手间。这寻常举动未引起旁人注意。柯金福抓住此瞬间即逝的机会尾随而入。阿聪感觉有人跟在身后进来，猛一回头，柯金福手中毒针已迅疾刺入他胸膛。只听一声短促的“啊”，阿聪当场瘫倒在地。

确认阿聪死亡后，柯金福从工具袋里取出吸毒针管和海洛因液体，在其双臂和肚脐周边注射十余处，伪装出吸毒过量的症状。清理完现场后，他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皇帝厅。

阿聪会被轻易灭口，关键人物欧光华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专案组长后，他通过调查很快锁定爆炸案是树脂总厂内部人员所为。在集中排查爆炸发生前十天内曾进入反应车间的所有人员后，采用排除法逐一甄别，阿聪由此浮出水面。

进一步调查阿聪的社会关系时，欧光华发现他竟是张松东的表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起爆炸案很可能与张松东有关！

欧光华自认对张松东的底细再清楚不过。这位前任厂长因经营不善导致树脂总厂濒临破产，职工工资长期拖欠，最终引发郑勇坤等人带领数百职工集体上访。市国资委追究管理责任，将张松东免职，任命龙涛明接任。龙涛明上任后大力推行生产、科技和人事改革，成功研发生产出国防军工急需的新材料，使总厂焕发新生命，蒸蒸日上。

令欧光华印象最深的是龙涛明“12·31”失踪案。他曾参与其中，清楚是张松东指使柯金福所为，而柯金福至今还未归案。他判断张松东在绑架龙涛明未遂后，又采取了更极端的报复手段。

此刻的欧光华内心充满矛盾。若将阿

## 也红

■ 阿明

聪和张松东绳之以法，势必会“拔出萝卜带出泥”，自己多年来的贪脏枉法行径也将暴露。不仅立功晋升无望，更有可能身败名裂。彷徨之下，他只得让部分侦查员暂时休整。

今天上午，专案组侦查员再次汇报，发现阿聪使用化名存入了来历不明的180万元巨款，请示是否立即采取强制措施。欧光华以“放长线查找幕后指使和团伙”为由，拒绝马上对阿聪实施抓捕。晚上，他心烦意乱独自驱车来到流花区街道居委会文化室，观看本象棋爱好者对弈，试图舒缓心中的焦虑。

欧光华同柯金福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仔”。父母在江南市食品公司工作，因常年倒班疏于管教，养成了顽劣调皮的性格。初中班级春游时，他竟偷偷往同学行李军水壶里撒尿；高中时期无心向学，整天忙着给老师起“花名”（即绰号）。以他的学习成绩本不可能进入市一中尖子班，但父母硬是托关系将他塞了进去。

高考那前学期，欧光华终于迷途知返，以龙涛明为榜样发奋苦读，最后考上了省警校。毕业那年，柯劲来校招收新警员，看中他机灵活络，把他招入了江南市羊山镇派出所。熟悉欧光华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嗜好：好色与好胜。高中时见校花李秀芳美若天仙，便暗下决心非要追到她不可，但李秀芳从未正眼瞧过他。上警校期间，欧光华写过几封信给她，回信却总是寥寥数字，客气而疏远。

毕业后李秀芳分配回江南市财政局，又成了“局花”，说媒求亲者络绎不绝，但她都以年纪尚小为由婉拒了。

当了警察的欧光华竟模仿影视剧情节，找来几个混混在李秀芳下班路上故意纠缠

骚扰，自己则适时现身“英雄救美”。此后他更以保护“心上人”安全为借口，日日死缠烂打地接送上下班，并在未征得李秀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财政局职工宣称自己是她男友，还刻意在同学亲友间散布二人恋爱的谣言。这让视名誉比生命重要的李秀芳万有无奈，只得被追就范。

其中还有段插曲：张松东自山阳县读初中时就暗恋李秀芳，却因自卑从未表白。得知她与欧光华结婚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

婚后欧光华恶习不改，屡屡在外拈花惹草，甚至数次将性病传染给了李秀芳，最终以离婚收场。

欧光华幼时因淘气常遭父亲责打，每遇此时他就逃到食品公司家属小区门口的榕树下看人下棋。那里常年聚集着江南市的象棋高手，据说其中一位曾夺得全省冠军。欧光华脑筋活络，日久天长也略晓了棋道。在省警校就读时，校运会象棋比赛他几年年夺冠。课余时间不时骑自行车到省象棋集训队与专业棋手对弈，赢了便喜形于色，输了定要缠住对手不肯罢休，始终迷恋在棋盘上杀得对手片甲不留的快感。

这天，欧光华在街道文化室与一位老者棋战正酣，腰间的寻呼机突然响起紧急呼叫。他恋恋不舍地起身，到居委会值班室复机。电话那头传来侦查员的报告：阿聪在帝豪酒店卡拉OK厅意外身亡。

冷静下来的欧光华直觉判断这是张松东杀人灭口。为验证猜想，他立即拨通香港阿美的电话，假意向走私汽车配件事宜，成功从阿美口中套出柯金福今日已潜回江南市的消息。欧光华心下了然——不出所料，杀害阿聪的定是张松东和柯金福。

他陷入沉思：张松东是怎么知道专案组动向的？掌握了多少内情？若他察觉我知情，会不会连我也一并灭口？想到此

处，欧光华脊背一阵发凉。

一路思忖着驾车赶到帝豪酒店案发现场。他仔细查验阿聪尸体，发现其手臂和肚脐周围布满注射针孔，地上还散落着两支不同型号的针筒。欧光华冷冷地询问现场刑警：“通知法医了吗？”对方答：“已通知，应该快到了。”

经过一番权衡，欧光华决定不再深究，很快收队。但想就此结案，还需要法医的配合。说来也巧，深得师傅柯劲信任，一向刚正不阿的法医老郑头刚好上周被抽调到省城协助办案去了，今晚到现场的负责人是邱水——欧光华任站前派出所所长时与他交情颇深。于是，这宗案件的结论便如他所愿，做得天衣无缝。

一周后，欧光华主持召开结案会议，定调如下：树脂总厂吸贩毒人员、检修队副队长阿聪，因年初未获提拔正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反应车间锅炉检修时制造爆炸案，案后因吸食海洛因过量中毒身亡。结论附有完整的法医鉴定书。

专案组成员签字后，欧光华带着结案报告向师傅柯劲汇报。起初，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柯劲觉得此案尚存疑点，但经欧光华再三阐释，最终也认可了这一结论。

终日惶惶的张松东很快得知结果，当晚便约陈小雅到状元山温泉度假村翻云覆雨，自我奖赏去了。

获得上级认可后，江南市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相关责任部门及人员作出处分：免去龙涛明厂长职务，记大过一次。同时任命龙涛明为代理厂长，继续主持树脂总厂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厂党委副书记黄丽丽和叶副厂长等身边人则认为，这明显是一起蓄意破坏的刑事案件，而非厂内安全生产事故，对龙涛明如此严厉的处罚有失公允。由此又在江南市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